

曲润海

**频频看湘戏，湘昆看几出**

我看湖南的戏，当然最早应该是《刘海砍樵》，但那是电影。看舞台剧演出，是1978年在长沙看湘剧《柜中缘》、《生死牌》。大量看湖南戏，是1990年我到文化部艺术局以后，有文字记载的演出剧目42个，剧本8个，前后共51个。它们是：花鼓戏《桃花汛》、《羊角号与b p机》、《乡里警察》、《老表轶事》、《为民书记》、《乾隆判婚》、《走近阳光》、《秋天的花鼓》、《筒车谣》、《人之初》、《将军谣》、《乡长本姓赵》、《山里哥哥山里妹》、《傻村官》、《乡里大亨》、《玩不喽》；湘剧《白兔记》、《唐太宗与魏征》、《马陵道》、《子血》、《李贞回乡》、《布衣毛润之》、《铸剑志》、《秦雪梅教子》；京剧《天家孽》；汉剧《紫苏传》；巴陵戏《弃花翎》、《九子鞭》；祁剧《甲申祭》、《走廊窄走廊宽》；话剧《水下村庄》，话剧小品《房顶上》；舞剧《边城》；歌剧《马桑树》、《从前有座山》、《红藤草》；剧本《阿弥石》、《村官是个堂客们》、《沥沥太阳雨》、《石三伢子》（木偶剧）、《紫英》（京剧）、《古画雄魂》（湘剧）、《万年牌》；湘昆大小剧目《雾失楼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彩楼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见娘》、《拾柴》、《醉打山门》、《湘水郎中》（剧本）。

看了这些剧目、剧本，共留下文稿、片语19件，给剧团剧目演员和相关的创作人员、管理人员书写了诗词、语句119件。有的熟人不止一件，如给范正明先生就涂抹了16件。看湘昆和郴州所属县剧团写的8首，此次又写了9首。

实际上看了的剧目和剧本不止51个，这只是有文字记载的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剧目和剧本，绝大多数是在北京和全国戏剧活动中看的，在湖南看的不多。到湖南，到郴州看湘昆演出，这是头一次，最后满足了我七个昆剧院团都走遍的愿望，真是喜出望外！

**湘戏重新创，湘昆贵传承**

看了这么些湖南剧目剧本，有些什么印象呢？

一是强烈的创作意识。不算1970年代看的两个戏，1990年代以来看过的演出剧目和剧本共49个，其中44个是新创作和新改编的，传统剧目只有5个。44个创作改编的剧目中，现代戏27个，新编的历史戏（或古代故事戏）15个，改编的戏只有两个。无需说明，就可感受到强烈的新创意识。

二是浓烈的时代气息。不仅现代戏《乡里警察》、《老表轶事》、《为民书记》、《走近阳光》、《秋天的花鼓》、《筒车谣》、《乡长本姓赵》、《李贞回乡》、《古画雄魂》、《万年牌》、《马桑树》、《水下村庄》等，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，就是历史戏《马陵道》、《子血》、《弃花翎》、《甲申祭》、《雾失楼台》等，也能鲜明地感受到创作者们对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的现代观照。从这些剧目里，厚重的思想蕴涵，使我们得到某种启示或警示。

三是刻意的艺术追求。湖南的戏，尤其是几个大院团如省花鼓戏剧院、省湘剧院、长沙市湘剧院、长沙市花鼓戏剧院、省歌舞剧院等，以及巴陵戏、祁剧代表性的剧团，它们在艺术创作上是颇为讲究的，获得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“文华奖”的剧目，大部分出在这些院团，如《桃花汛》、《乡里警察》、《老表轶事》、《马陵道》、《子血》、《古画雄魂》、《走近阳光》、《秋天的花鼓》、《弃花翎》、《甲申祭》、《筒车谣》、《边城》、《马桑树》、《从前有座山》等。这些戏里创造的鲜活的人物形象，长久

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,如“桃党员”、嫂娘、“乡里警察”谭德来、老公安(刘公安)、送水工宋云剑、经典房地产公司的女老总、老表文有章、孙宾、庞涓、“车前子”、夏姬、夏征舒、吴獬、李自成等。看了这些戏,我们也记住了一些献身戏剧的艺术家,如陈健秋、范正明、盛和煜、颜梅魁、刘振球、欧阳觉文、陈飞虹、彭林、余普成、张建军等,是在他们手上,把这些戏和人物雕琢得精细动情的。看了湘昆的戏,则记住了雷子文、余懋盛、张富光、傅艺萍、罗艳等。

四是顽强的服务观念。湖南的戏,不论有意还是无意,保持着戏剧特别是戏曲是给人看的意念,而不是张扬自我的,因此多数立意有深度却不深奥,故事曲折而不离奇,讲究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,却不媚俗。不仅花鼓戏如此,湘剧《李贞回乡》、祁剧《走廊窄走廊宽》、汉剧《紫苏传》等也都如此,《紫苏传》是一个大悲剧,剧作家却创造性地写成了一个“悲剧喜演”的剧本。除了故事出自南朝宋,有个原型之外,情节、人物都是虚构的。戏里所有的人名都是中药材名,紫苏、白术、地骨皮、何首乌、枸杞、使君子,毫无例外。这就使得戏能够吸引人,成了一本好看的民间戏曲。

湘昆就是在这样的湖南戏剧环境中生存的,在这样的环境中既求同又存异,形成湘昆与其他昆剧院团大同小异的风格。它不可能远离湖南,但它又必须保持昆剧的本色,它仍然是一种文雅艺术。为此它也重视创作,出现了《雾失楼台》、《一天太守》、《湘水郎中》等新创作剧目。但湘昆必须首先立足保护传承,因此它的《荆钗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醉打山门》、《见娘》、《拾柴》、《抢棍》、《痴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埋玉》更能显示它的特色和成就。这也就成了我对湖南戏的第五个印象:保护传承,功亦大矣!其实从湘剧、汉剧、巴陵戏、祁剧的剧目中,也都能看出它们在保护传承上是做了工作的。

#### 湘昆在湘南,不是地方戏

在《中国戏曲志》的各省市卷,或一些场合,一些文章里,有“北昆”“南昆”“上昆”“苏昆”“浙昆”“湘昆”“永昆”等条目或称谓,给人一个错觉是,这些个“昆”是不同的地方剧种。甚至有些全国性的戏曲活动,也把昆曲和地方戏放在一起,这就更容易引起误解了。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说,昆曲不是地方戏,昆曲是第一国剧!它是京剧和二三百年老剧种之母,更是百年以下剧种之祖。当然,极个别比昆剧还古老的剧种,那更是戏曲的祖爷爷祖奶奶了。昆曲至今具有示范和渊源的意义,因此,保护昆曲也是保护戏曲的源头活水。一不能让它枯竭,二不能让它受污染。“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?”为了作为百花的戏曲艺术么!

那么,保护戏曲的源头昆曲,保护什么?我想首先还是要保护昆曲剧目。剧目包含了剧本、音乐、表演、舞台美术,以及相关的规制,不是单一的文本。这些保护剧目,当然是经典的或传统的。这次“相约郴州”来的两岸八个团的演出剧目,除了《红楼梦》是新创作的外,便都是经典的、传统的,都是剧本、音乐、表演、舞美的综合展现。演出中,有些方面的工作显然需要湘昆承揽,做底包。如果湘昆是地方小戏,那就完不成做底包的任务,也就不会有两岸八个团“相约郴州”了。

昆曲首先还是要把经典剧目传承好。昆曲从第一个水磨腔磨出的剧本《浣纱记》算起,约400年。水磨腔是从宋元南戏入手磨的,这样昆

曲向前延伸,就六七百年了。六七百年里,积累下来多少剧目,难以数清!真要把这些剧目大体不变地表演出来,谈何容易!但这步工作却应该做,首先需要昆曲院团一起来做,京剧和有昆曲的院团也可以适当做一些工作。“相约郴州”就是一种做的方式。做的过程中,昆曲也会得到新的发展,名副其实地担当起第一国剧的名分。

#### 昆曲要发展,同样贵出新

昆曲要发展,也需要与时俱进,同样贵在出新。出新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方面的,有剧本方面的,有音乐方面的,也会有表演程式、舞台美术方面的,演出形制方面的。就剧本而言,不外乎整理改编、新创作历史戏和现代戏。我以为主要应该是整理改编,新创作在选材上要严格,特别是现代戏,如果不能发挥昆剧载歌载舞的特点,切不可仓促拍板。宋金元南北戏剧目有不少现在在舞台上绝迹了,需要起死回生,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人有剧团来做,何必非要一窝蜂地跟那些演现代戏占优势的剧种剧团去较量!前些年永昆整理改编了《张协状元》,北昆整理改编了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,都获得了好评。《小孙徒》也有了整理改编本。从广东墓葬里发现的明代写本《金钗记》,是元杂剧《刘文龙菱花镜》的抄本(不是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的《刘》),近七十出,尚未见有昆曲的整理改编演出本。至于元杂剧剧目,现在不见于昆曲舞台的也不少,昆曲仍可有所作为。

至于演出形制或形式,却应该允许有所变化。上昆《长生殿》和苏昆《长生殿》场次不同,上昆自己也有好几种形式,上昆《牡丹亭》和苏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也不同,都起到了传承、播扬的作用。

湘昆处在湖南戏剧的格局中,又不能完全特立独行,创作也便成

了她刻意追求的目标,以求得在湖南格局中生存的条件。不然她就可能成为外来艺术,会被边缘化。在这一点上,她与永昆多少有点相似之处。永昆这十多年创作改编了《张协状元》、《杀狗记》、《折桂记》,终于跻身于“七大”之中。湘昆则创作演出了《雾失楼台》、《一天太守》、《湘水郎中》等,让全国都知道地处省会之外的湘昆。凭借了创作的挣扎,也凭借了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分,终于存活下来,没有在改革风潮中被吊销。它也和永昆一样排演了《琵琶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,但可以看出,这些剧目也都适应剧团条件,请资深的老剧作家作了某些调整。

由此可知,湘昆或者昆曲剧团,同京剧等古老剧种一样,创作或者出新、创新对于剧种、剧团的重要性,也是不言而喻的!

### 昆曲谋发展,音乐待丰富

四百年前,靠了魏良辅把南曲水磨成昆山腔,风靡一时,以后又南北曲合套,成了一个大家族。二百年以后徽汉合流,形成另一大家族——京剧。其实梆子戏、越剧、川剧、粤剧,哪个大剧种的音乐、声腔不是磨合出来的?但是哪个大剧种的音乐、声腔也都有它基本的、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:发声、运腔、曲调、曲牌、乐器,总不相同,无论怎样填充,昆曲还姓昆,京剧还姓京,浙江越剧总成不了广东粤剧。用梆子戏的板胡演奏《扈家庄》,唱【醉花阴】,总不是味,还得吹笛子。

但是,时代在发展,观众的胃口也在变,昆剧原有的曲牌恐怕也就不够用了,更何况宋金元南北曲原有的曲牌是不是都传承下来了,是不是现在都会演唱演奏,恐怕也未必。若要演原剧本,大约就得找替代曲牌,或度新曲。当然是昆曲发声、运腔的新曲,用昆曲乐器伴奏的新曲,而非吹着铜号弹着吉它

唱的新曲。至于表现新剧作,有一点新曲,可能更有时代气息,更受当代观众欢迎。

有没有可能度新曲?我觉得不妨试试。苏州昆剧长期与苏剧合演,使苏剧多了文雅之气,苏剧会不会倒过来影响昆剧呢?湘昆在困难的时候,曾经唱过歌,有没有一些民间曲牌能够磨成昆剧曲牌?江苏的“茉莉花”,能不能磨成昆剧曲牌?起于民间的戏曲,腹大能容,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当然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传承,传承都忙不过来,哪还顾得上度新曲!我这里说的是创作新戏的时候。

昆曲的音乐唱腔上应该有新的作为,时代呼唤新的魏良辅!

### 昆曲是一家,顺逆相扶持

这是我在这二十多年里,多次说过的话。这是基于昆曲是第一国剧,她不是地方小剧种。她是一门文雅艺术,昆曲艺术家称得起文人,文人雅集,文人相亲么。

昆曲在老幼兵只有“八百壮士”的时候,大家互相关照,互相支持,通力协作,而不互相拆台挖墙脚。张富光是俞老的徒弟,而没有成了上昆人。上昆的艺术家们不懈地到苏州、昆山等地传艺。苏昆左右逢源,既得益于江苏昆剧院,也得益于上昆。上海戏校不仅给上昆培养了后续人才,也给永昆培养了一个班。北昆的魏春荣加盟于上昆的《长生殿》,江苏昆剧院的柯军参加了北昆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的演出。北昆的《红楼梦》,贾宝玉由上昆的翁佳慧扮演。湘昆这次的《白兔记》是由上昆的沈斌导演执导的。这类美谈在昆曲院团里不乏其例。特别是全国性的昆曲活动,各个院团所在地轮番举办,使昆曲总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。这种气势只有全国性的剧种才具有。

昆曲也遗存在京剧和一些古老剧种里,川剧有“昆高胡弹灯”之说,上党梆子有“昆梆罗卷黄”之说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上党梆子还演出过全本《长生殿》。因此,昆曲一家的概念,除了八个院团之外,也不要忽视其他零散户。如果昆曲院团只抱住六家的圈子,哪有今天的永昆?我曾提出过,如果哪个京剧团愿意打起“京昆剧团”的旗号,应该欢迎。如果又有了第九团,那将是一个彪炳于戏曲史册的胜利。昆曲一家的概念,还应该包括许多地方的曲社曲会,这虽然是外围的群众组织,却是昆曲存在的底座,这个底座越大,昆曲的生存危机越小。昆曲还是要有一点忧患意识。一出戏可以救活一个剧种,一句话也可以吊销一个剧团。这是多年来地方戏曲一再出现过的事实,兔死狐悲,昆曲岂能没有触动?现在好多古老的剧种成了国家的“非遗”,似乎万事大吉,没有危机了。那么,不妨作一个统计,现在全国的专业戏曲剧团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?现在要真有个第九团申请,容易批准吗?

说到底,戏曲艺术、昆曲艺术要保护、传承、出新、发展、繁荣,人才的保护、培养是刻不容缓的。昆曲现在大概突破“八百壮士”了,各院团都有了一批像样子的青年演员。看着他们演出的青春版,十分兴奋。但是仍然不可大意,十年以后怎么样?二十年以后又怎么样?因此,人才意识、人才战略应该牢牢铭刻在昆曲院团以及上面领导者的脑子里。切记:没有人才是万万不能的!

责任编辑:士一